

讀『白山黑水集』

朱 介 凡

白山黑水集，王漢倬著，二十四開本，二一〇面，民國六十二年二月著者自己發行，三民書局總經銷。

此書收東北風土，南京各名勝，臺灣各地短篇遊記，並隨筆小品六十一篇。值得重視的內容，如書名所示。首篇「白山黑水間的農民」，末篇「開荒的話」，跟「故鄉的四季」，「人參的故事」，「黑龍江的故事」，「海浪馬」等篇，都是極有份量的作品，是上等的史地鄉土教材。

文筆簡鍊。歷史傳說，諺俗口語，隨手拈來，使人感到親切，領受智慧。讀者要是東九省的人，而自幼出生在外，那麼，這本書，大可滿足咱們對於鄉邦社會的渴慕之情。最好能再找到另兩部書：

東北史話 錢公來 民國四十八年十月中央文物供應社版

北大荒 梅濟民 民國五十九年十月立志出版社版

同時，在治學上說，本書的敘述，有許多確切論據，足供引證，可避免以耳代目，以訛傳訛的錯失。譬如那「人參、貂皮、烏拉草」的三寶，著者就訂正了「北極風情畫」小說裏的信筆描寫，說「烏拉草，在西伯利亞是無窮無數」。

著者這些文章，多半是民國三十八年初，在中央日報副刊所發表的。到四十二年後，就少見了。更有些許篇章，是抗戰後期，刊載於重慶的東北月刊和時與潮雜誌副刊（當年，時與潮副刊上的小說和散文，幾篇篇皆精）。經過了二、三十年歲月，由於他夫人的看重、提醒，這才集結出版。「四首龍江」，雖也係三十八年夏發表，却早寫於九一八事變，他自關外隻身逃到北平之際，無怪乎他迷戀嫩江的流水，「陶醉在她的愛波裏」，赤裸著身體跳入江中游水，渴時「掬飲幾口江水，水是甜絲絲的。

「
篇章的經營，字句的增訂，不急急於成書，由此可見。」

以下，略摘幾處精彩論證。

「我想騎術的要緊處，是人與馬的力量合成一個，完成了一個行動。這些農民從蒙古人學到了疾馳的騎術，從俄國人學習了跳躍的騎術，集合多方面的長處，而成功了自己的騎術。我曾把一般農人的騎術，和一位學過騎兵的朋友研究，他覺得很驚奇，他說：『早知如此，不必遠渡重洋了。』我說：『我是從農民大學，學習來的。』可知道一般農民的騎術，差不多趕上了專門到外國去學騎兵的了。我們如果把這種長處，再加以訓練，發揚光大，可以養成有用的騎兵。蒙古人的騎術，可薩克騎兵，不能專美了。」（頁三）我曾服役東北騎兵四年，尤其抗日初期，在冀魯豫大平原敵後作戰，人在馬上，每有人馬合一的感覺，那震撼的力量，從馬的脊背，如電流似的，通達到騎兵的脊背。這感覺，非等閒得來，必須人馬相處親切，又當激烈戰鬥遭遇的前後。

吃凍梨，那「細膩的肌肉，冰冷的性格，甜酸的

味道」，比起北平人吃冰柿子，更見山野大冰雪的情趣。「初到深山裏去打獵的人，經驗不够，往往在路旁的雪地上，拾得一堆一堆的凍梨，樂顛顛的拿回窩棚裏去。老山把頭和老獵人一看，便譏笑他，說他是初出茅廬。假如你把這種凍梨，渾好了，嘗一嘗，管保不是梨味。原來這種凍梨，是黑熊排洩出來的糞。黑熊是把梨整個的吞下去，不等消化爛了，便排洩出來。……用冷水浸的方法，叫做『渙梨』，也就是渙然冰釋的意思。」（頁二七）

小雲南人的歷史考據。著者「幼時，聽老輩人說過我們是小雲南人。不知何時遷到山東省；在捻匪爲亂時，又從山東遷到復州，輾轉到了黑龍江省。……讀遼寧趙汝梅詩稿附記云：『吾趙氏太祖之昭也，祥興帝殉國，舟師南浮於滇緬洋海，猶保聚占城數世。元師入緬，始散亡夷於齊民。以在雲南南，自稱小雲南人。明永樂移民實齊魯，乃北遷至登州上陸。各指所慰息之樹以爲記。吾族占籍黃縣，曾止大柳樹下，故又稱大柳樹趙家云。……』據雲南友人說，現在雲南省的祥雲縣，就是從前的小雲南。」（頁五六）按，客家人由中原南下的歷史，在好多家族的傳說裏，

都有以憩息大樹下，爲特別標記的典故在。

黑龍江省的歷史傳說。江東六十四屯，漁民李成，妻生怪胎，如蛇，挾雷電騰空而去；又閃電風雹的，回來吃奶，把產婦都嚇昏了。李成偷偷以刀斫之，只斫掉了它的尾巴，這小黑龍不再來了。民間傳說，稱它爲「禿尾巴老李」。「禿尾巴老李逃到江中，漸漸長大，龍王以爲它雖然是凡人所生的，却是龍種，來歷非凡，遂派它鎮守這條江，因名這條江爲黑龍江。」（頁一三三）

農村東佃的親切關係。「地東與地戶，關係頗好，地戶每年除了幫助地東家『扒炕』『墁牆』而外，沒有其他的勞役。通常地戶到地東家裏去串門，地東家常是坐上幾大盤菜，燙上燒酒壺，讓到炕桌上邊，盤腿大坐，吃喝談笑。晚輩的人在旁侍候着，三叔二大爺的叫着。彷彿姑舅親一樣，很有一番親熱。那裏的地主與佃農，沒有什麼界線。一家有幾個青年力壯的小夥子，披星戴月，下幾年力，很容易置買田產，變成地主，『拴大車』，騰騰活活地自家種起田來，轉眼之間，就成了財主。那真是『老天不辜負窮苦人』的社會。所以當年一般跑關東的人，多願到『北大

荒』上去。」（頁一六九）

夜間更夫守牲口圈的經驗。「從犬吠的聲音裏，可以辨別出是那種野獸來了。如果是虎來，家犬先是緊急的叫，等一見到虎的影子，便啞然無聲的遁逃了。如果是狼來了，家犬便迎上前去，不住的叫，牠們的聲音，一陣比一陣加緊。如果是黑熊來了，家犬是在牲口圈左右，打着圈子叫。更夫依照這些經驗，以定防守的辦法，在圈裏的牲口，才得以安然無事。」

（頁一八二）

開荒。「舉目望不到邊際的洪荒世界，草原接連着榛柴崗，榛柴崗接連着松樹林，獸蹄鳥跡，縱橫其間，古木蔓草，盤根錯節，千百年來，沒有經過斬伐，這真是一塊純樸的處女地。……這塊荒原，得以開成了熟地，是人和牲口的力量。……在我們開荒的時候，三付大犁，一起下地：二付馬犁，每付都是九匹馬，一付牛犁，是用九條大牛。牛的力量比馬大，所以在開闢綠野平疇的時候，是用馬犁；在開闢柞樹岡或榛柴溝的時候，是用牛犁。」（頁一八五）

「野火，初起時，像射入高空的朝霞，像剛離海面的紅日，過一會，像一條蜿蜒的長蛇，或像數條長

蛇分頭爬行，最後聚集在一起，像一片血海，鼓盪着巨浪，洶洶的前進。尤其是在寂靜的深夜裏，所發出來的聲音特別怕人，如朔風吼叫，如暴雨來臨，排山倒海，使人驚心動魄，果實及樹皮的爆裂聲，接續不斷，如爆竹，如霹靂。鳥獸的悲鳴，人聲的呼喊，彷彿山崩河決，天翻地覆。在野火所過的地方，蓬草、樹木、屋舍、家畜與野獸，以及無法逃避的人類，頃刻之間，化爲灰燼。」人們預防野火，「最簡單的辦法，是把房舍的草樹割掉，然後用耙子把地上的枝葉及雜草，耙乾淨了」，這就「打好了火道」。「或臨時看準了風向，先把房舍左近的草樹燒光，等野火到來，也就自然熄滅了。當秋草枯乾之後，到山野裏去的人，必須攜帶着『火鏈』或『火繩』，因爲那時還沒見到『洋火』。這時要眼睛乖狡一點，如果看見野火乘風而來，四圍都是草木，無處逃避，就趕快在上風頭，自己先點上一把火，燒光了一塊地方，便站在當中，等野火到時，它從你周圍延燒過去，你站立的地方不再燃燒，便脫離了危險。」（頁一八八）

野豬兇過猛虎。著者敘述在梭倫人的山中，躲在樹上，看到野豬羣通過的驚險，他幾十年之後回想，

還覺毛骨悚然。「大豬在深山中，是最厲害的東西，俗語：『一豬，二熊，三老虎。』可知牠的凶猛，猶超過猛虎。猛虎撲人，牠還撲三次，如果撲不到牠便揚長而去；黑熊是沒皮沒臉非把人捉住不可，但牠把人按倒之後，有時把人坐在牠屁股下玩弄一會，或在人的臉上啃幾口便走開。我看見過被黑熊啃了的人，滿臉都是傷疤，一般人說是被黑熊瞎子舔了。至於大豬便不同了，牠見到了人，追上來，幾大口便把人咬的腹破肢斷，從來沒有能倖免的，可見大豬是最厲害的了。」（頁一九〇）

含憂草

陳芳明新詩集

每冊18元・直接函購14元
劃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